

人

定唐書

卷之十  
七十六

唐書卷七十六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爲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爲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

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  
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  
帷薄嚴奧裏謁不忤于朝外言不內諸閫闕睢之風行  
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  
在中主第禍旣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  
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  
已效反狃而爲好左右附之儉王憖之狡謀鉗其悟先  
哀誓楫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  
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立亂厥謀張后  
制中肅幾斂衽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

討之勤內寡嫵溺之私羣閹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爲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入隋爲定州總管神武公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它甥時突厥女爲后無寵后密諫曰吾國未靖虜且強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南關東不吾梗武帝嘉納及崩哀毀同所生聞隋高祖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捄舅家禍毅遽掩其口曰母妄言赤吾族常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



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始元貞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嚴諸嬖娣皆畏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或淹月不釋衣履工爲篇章規誠文有雅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辨也崩於涿郡年四十五帝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譴帝後見隋政亂多妄誅殛乃爲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煬帝果喜擢位將軍因泣謂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帝有天下詔卽所葬園爲壽安陵諡曰穆及祔

獻陵尊爲太穆皇后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  
中愛視最篤後卽位過慶善宮覽觀梗欵顧侍臣曰朕  
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  
流涕乃享后于正寢它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旣悟  
潜然不自勝明日詔有司大發倉賑貧瘠以爲后報焉  
上元中益諡太穆神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河南洛陽人其先魏拓拔  
氏後爲宗室長因號長孫高祖穉大丞相馮翊王曾祖  
裕平原公祖兕左將軍父晟字季涉書史趨驚曉兵仕  
隋爲左驍衛將軍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

法晟兄熾爲周通道館學士嘗聞太穆勸撫突厥女心誌之每語晟曰此明睿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昏故晟以女太宗后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无疆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以輔相天地之宜繇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時隱太子釁鬪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宮中后親慰勉士皆感奮尋爲皇太子妃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

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繩治  
俟意解徐爲開治終不令有冤卞嬪生豫章公主而死  
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  
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  
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  
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爲誡帝不聽自用  
無忌爲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  
見顏間異母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  
未嘗以爲言擢位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  
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



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遂得減流越雋  
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  
器何請爲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  
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自安疾  
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  
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爲惡使善無效我尚  
何求且敕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豈宜  
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聞帝  
嗟美而羣臣請遂赦帝旣許后固爭止及大漸與帝訣  
時玄齡小謹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祕謀非

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  
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  
厚葬願因山爲壙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  
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  
役死無恨崩年三十六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  
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  
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  
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爲之勵示  
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  
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諡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嶷山

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諡文德  
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  
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  
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干齡兮此遇荃何爲  
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  
聞之召爲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瞻蔚又無淹思帝  
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貞觀末數調  
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  
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餉漂沒捐有盡之農

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  
安之術也人勞者爲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  
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儻不謂無煩有道  
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爲喪國  
斧斤珠玉爲蕩心酖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  
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剋切精詣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  
賜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  
侍園寢吾志也復爲詩連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  
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惠之弟齊眇齊眇子堅皆  
以學聞女弟爲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魏尚書左僕射思政之孫從  
祖母同安長公主以后婉淑白太宗以爲晉王妃王居  
東宮妃亦進冊擢父仁祐陳州刺史帝卽位立爲皇后  
仁祐以特進封魏國公母柳本國夫人仁祐卒贈司空  
初蕭良娣有寵而武才人貞觀末以先帝宮人召爲昭  
儀俄與后良娣爭寵更相毀短而昭儀詭險卽誣后與  
母挾媚道蠱上帝信之解魏國夫人門籍罷后舅柳奭  
中書令李義府等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遂下詔廢后  
良娣皆爲庶人囚宮中后母兄良娣宗族悉流嶺南許  
敬宗又奏仁祐無它功以宮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



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斲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  
竄仁祐不宜引庇廕宥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爵而  
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梟初帝  
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  
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  
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淚鳴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  
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處  
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  
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  
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齷

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  
詔六宮毋畜猫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  
巫祝解謝卽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中宗卽位  
皆復其姓

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護見外戚  
傳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護女美召爲才人方十  
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  
女悲乎母遽其意止泣旣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  
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  
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

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  
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儀  
一旦顧幸在蕭右寢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  
而母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  
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  
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  
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  
后適來昭儀卽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  
讒媚今又爾耶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  
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

令來濟言妃嬪有數今別立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  
獸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  
瑗及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  
許敬宗素險側狙勢卽表請詔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  
后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  
夷酋長朝后肅義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后  
見宗廟再贈士護至司徒爵周國公諡忠孝配食高祖  
廟母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后乃製外戚誠獻  
諸朝解釋譏諫於是遂無忌遂良踵死徙寵煥赫然后  
城寓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扳公議